

她在时光里 轻轻吟唱

■王明洪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和母亲并肩在乡间小路散步。路面有些凹凸不平,她腿脚不便,走起来颇费力。在一片开阔地,我们休憩了片刻。轻轻的微风,拂过衣角。远处,麦浪滚滚。金色的暖阳下,空气里有一丝惬意的味道。

“妈,你唱首豫南小调我听吧?”我随口说了一句。

母亲略感诧异。半晌后,她幽幽地说道:“老喽,老喽。现在说话的气都接不上,还唱啥呀!”说完,她看向远方郁郁葱葱的山林。我细细端详母亲的脸色,这才发现她原本红润的脸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,眼角的皱纹或深或浅。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悲凉,母亲老了。

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有一个黑色的老式收音机。收音机上上了年头,每每播放节目,都会发出轻微的“嗡嗡”声。收音机是母亲的嫁妆,也是她心头的宝。每次收拾家务,她总是不忘把它擦得一尘不染,锃锃发亮。母亲爱收音机是有缘的,不仅因为它是家里唯一的高档用品,更因为它能播放母亲喜爱的豫南小调。

母亲不光爱听,更爱唱,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、菜园猪舍、堂屋灶台,常常回荡着她甜美的歌声。

那时,家里条件不好。父亲随村里人南下打工,通常年初就离开家门,到年底才风尘仆仆归来。母亲一个人上要赡养公婆,下要哺育尚且年幼的姐姐和我,还要料理繁重的家务。生活的艰辛没有消磨掉她乐观的品行,她依然爱说爱笑,爱唱爱闹,欢快如云雀,美丽如芙蓉。我记得,无数个黄昏和黎明,婉转动听的豫南小调在清贫的小家久久回荡。只要听到母亲的歌声,我便感到内心祥和与安宁。

入学后,一次期末考试,我的成绩很差。母亲被老师叫到学校。后来,她泪眼婆娑地向老师保证,下次我一定能考好。

回来的路上,母亲不时用手帕擦拭双眼。我问母亲:“你为什么哭啊?”母亲一边小声抽泣,一边回答:“风太大,眼里吹进了沙子,难受得厉害。”那时,我年纪尚小,不能体会母亲的艰辛。渐懂人事后,我才明白,原来自己就是那一粒催泪的沙子……

那段时间,母亲每天埋头干活,堂前屋后依然有她忙碌的身影,却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。家里空落落的,我的心情也如那个多雨的季节般湿漉漉、潮乎乎。

一个月后,学校组织月考,我的两科成绩均达到及格水平,巨大的进步让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很快,家里又飞扬起母亲动听的歌声,我的心里也变得暖洋洋、亮堂堂。

参军入伍后,我用自己津贴给母亲买了一部手机,特意在里边下载了100多首豫南小调。那一天,母亲接过手机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幸福得像个孩子。

现在母亲老了,干不动农活了。闲暇时间里,她喜欢坐在躺椅上,拿出手机播放豫南小调。她眯着眼睛静静听着,时不时也会轻轻跟着哼唱。

母亲学会使用微信后,有一回,她把唱的豫南小调发给我。我认真听完后,回复她:“好呀。不一会儿,母亲发来一个开心大笑的表情。”

我知道,手机那头的母亲一定笑了。可不知怎的,我却哭了……

那年那时

家风

我的童年是跟爷爷度过的。那时候,家里经济不宽裕,只有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,很少能收到信号。夏天的夜晚,天气炎热。吃过晚饭,我和爷爷常常坐在门槛上乘凉。爷爷喜欢一边抽旱烟,一边给我讲故事。白色的烟,一圈圈螺旋,上升,消散,我看着看着,就走了神。这时,爷爷会停下来,摸摸我的头,再接着讲。

爷爷说,他有一个哥哥,也就是我的大爷爷。上世纪40年代末,大爷爷参军。听人说,他牺牲在解放西藏的一次战斗中。多年来,未找到大爷爷的尸骨、墓碑,这成了爷爷心中最牵挂的事情。

爷爷和大爷爷高小毕业后,由于交不起学费,辍学回家种地。萝卜成熟的时候,他们兄弟俩要早早起床,步行去20多里外的集市上卖萝卜。傍晚,萝卜卖不完,两人只好把剩下的萝卜背回家。他们舍不得吃没卖出去的萝卜,总盼着第二天早上再去集市上碰碰运气。大爷爷不忍心让爷爷挨饿,每次都要做出一副嫌弃的模样,说:“萝卜不值几个钱”,让爷爷放心吃。他自己却总是饿着肚子。

爷爷17岁那年,大爷爷19岁。部队来村里征兵,爷爷的手不巧在那之前受了伤,无法参加体检。大爷爷只好一个人报名参军。不久,大爷爷戴着红花,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家。大爷爷走后,爷爷忙完农活,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的那块大石头上,向远方眺望。多年后,爷爷等来了大爷爷牺牲的消息。当年的那次分别,竟是永远。

时光渐渐远去,爷爷两鬓渐渐斑白,他故事里的大爷爷,却依旧是年轻

岁月里的牵挂

■杨鹏鹏



插画:徐金鑫

的样子。”他还对我说:“萝卜不值几个钱。”“他走的时候戴了大红花,那个哭得呀!”……爷爷在漫长的岁月里,将那些场景回忆了一遍又一遍。

我高中毕业后,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,但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军检。母亲知道后,有些生气。爷爷却护着我。他将我拉到一边,神情严肃认真地问我,是不是想好了。我点点头。知道我的答案后,他什么也没说,点了点头。那一刻,我看见了眼里一闪而过的亮光。

离家那天,爷爷在武装部看着我上了大巴车。隔着窗户,我看见他留下了泪水。我知道,他对我寄予了期望。他想让我穿上军装。他在我身

上,看见了大爷爷的影子……

2019年2月,二叔在网上意外发现了解放西藏牺牲人员的墓碑照片,并在其中找到了大爷爷的墓碑。原来,近年一些志愿者在网上陆续开展了一些烈士寻亲活动,大爷爷的信息被上传到网上。大爷爷被葬在了西藏山南烈士陵园。当二叔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后,爷爷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

当年5月,我从新疆休假回家,在家乡民政局的帮助下,前往山南烈士陵园认亲。爷爷那时身体已不太好,经不起长途颠簸,未能一同前去。

山南烈士陵园安静而肃穆。从踏入的那一刻开始,我心中充满了敬畏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,我看见

了那块刻有大爷爷名字的墓碑。

我把手机打开,和爷爷进行视频电话。

当爷爷看见了墓碑上熟悉的名字时,平常说话嗓门比较大的他,声音变得嘶哑,一个劲地说着:“好,好”。说着说着,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不想让我看见他流泪的样子,便又转过头,用手胡乱抹了一把。

那一刻,我明白,爷爷几十年的牵挂,终于得到安放。

休假结束,我踏上返程的旅途时,第一次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我不是一个人在当兵。在我身上,有父辈的期望,还有血液中流淌的红色精神……

家庭秀

童真的笑脸/略显羞涩
熟悉的呼唤/在耳畔回荡
仿佛在多少个梦中/出现过的
那一抹幼小的胡杨
当稚嫩的手/轻抚过他的帽檐
他找到了
梦中的那抹绿色

占善杰配文

定格

胡杨树下,荣誉石旁。
军娃李君瑞在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和爸爸李超超温馨团聚。看到爸爸的那一刻,李君瑞不由自主地抚摸着爸爸的帽檐。一年来,李超超坚守在沙漠边陲的执勤一线。这一天,小军娃收获了一份名叫“陪伴”的儿童节礼物。
袁 滔摄

在爱里学会坚守

■夏琳口述 孔庆珊整理

医院工作。由于每天与军人相处,我对他们身上吃苦耐劳、不畏艰难、不轻言放弃的品质非常欣赏。那时候,追求我的地方青年也不少,但我心里总觉得缺点啥。马瑞的表妹和我一个科室,直到她将身为军人的马瑞介绍给我时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那颗军人情情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悄悄种下。

那时,马瑞在潍坊,我在济南,因为工作繁忙,我们第一次见面,靠QQ与电话联系。他给我讲火热的连队生活,我给他讲医院的趣事,我们的关系渐渐贴近。有一次,我回潍坊看望家人,和马瑞见了第一面。看到他浑身散发着军人的精气神,我暗自欣喜: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呀。

见过两三次后,我们开始了甜蜜又辛苦的异地军恋。幸运的是,没过多久,马瑞从潍坊调到了济南,我们的距离大大缩短。那时,我们一周见一次面。每周五下班后坐公交车去看他,成为我记忆中最甜蜜的时光。2012年6月15日,我成了马瑞的妻子,正式拥有了军嫂的身份。

我曾和马瑞开玩笑,这辈子亏了,这么年轻就被他“骗”走了,还没有好好

享受单身的时光。但我心里其实一点都不后悔。一想到能和他携手一生,我便觉得很满足。

婚后不久,马瑞工作面临调动,我们又两地分居。那段时间,马瑞的脸上写满了内疚。我懂他,他爱这身军装也爱家,才会左右为难。而身为军嫂,我深知一个道理,我得做他坚强的后盾。虽然身处异地,但他对我的爱没有“断线”。我搬家,他赶忙联络朋友帮我;我工作中遇到困难,他抽出时间耐心劝慰开导我……他稳重、善解人意,又懂得疼我,让我觉得,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2014年6月,我们的女儿出生了。我沉浸在做母亲的快乐中,也渐渐感受到生活的辛苦。2015年12月底的一天,女儿突然腹泻不止。虽然是一名医务工作者,但轮到自己,还是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。最终,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,把女儿送到了医院……那时,恰巧马瑞的单位组织考核,他作为主管不能离开。后来,女儿情况渐渐稳定下来。集训、比武、演习,等马瑞回来时,已经是第二年7月。那次的经历,使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军嫂的不易。

济南、日照、烟台……马瑞的岗位一有调动,我们好不容易盼来的团圆,又要按下“暂停键”。家里有人让我劝他转业,但我一开始也有些动摇,尝试劝他。但有一次,我无意中看到他一个人偷偷抚摸军装,眼神中充满不舍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有人说,军嫂的肚量是被无奈撑大的。但我却认为,军嫂的肚量是被爱撑大的。爱国、爱家、爱他,因为有爱,我们这个家从来都不缺幸福。

如今,我已习惯了离别。只是对于女儿来说,仍然有些残酷。有时候,她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爸爸在一起玩,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家?听得我心里一阵发酸。还有一次,我带她去探亲。探亲结束时,女儿哭着说:“不想离开爸爸……”

那天,马瑞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说要“将功补过”,弥补5个多月未见的亏欠。我笑盈盈地把扫把、抹布丢到他怀里,刚想说:“拿出你的诚意来,让我看到你的行动”,却被突然蹿出的女儿“截了胡”。看着他们父女俩亲昵玩耍的模样,我幸福地想:“有家,有爱,真好!”

「小棉袄」养成记

■罗孝平

时光荏苒,不知不觉,我的女儿已出落得亭亭玉立。

女儿小时候,我经常出差,往几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,女儿都像见到陌生人一样,吓得大哭……见此情景,我会走到她身边,用被子蒙住头,撇着屁股,做出一副滑稽的样子偷偷地看着她。女儿不哭了,她会好奇地观察我,没一会儿就爬过来,掀开被子,用小手指轻轻拍着我的脸。很快,她就乐了,爬到我身上,求抱抱。

孩子一天天长大,每次见面,她都比先前长高点儿,长壮点儿。只要看到她奶声奶气喊“爸爸”的样子,我便如沐春风,平时的辛劳一扫而空。

女儿长到2周岁左右的时候,我为她准备了一些特殊的“玩伴”:儿歌、故事、古诗词……我一有时间,便给女儿讲解。后来,家人为女儿过3岁生日,正当大家举杯庆祝时,女儿放下手中的蛋糕,大声背诵了两首诗: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我吃了一惊,3岁的孩童竟然可以这么好地“触景生情”。同时,我也暗暗感到骄傲,虽然陪伴女儿的时间少,但我的“言传身教”或许还是有成效的。

女儿上小学前的那段时间,只要我休假,就会带她去博物馆、革命历史纪念馆以及一些民俗馆转转。通常,我会提前做好功课,一边带她玩儿,一边给她讲解历史。走进甲午战争博物馆,讲起屈辱而沉重的中日甲午海战,让她铭记“勿忘国耻,奋发图强”;回老家路过江城武汉,我会带她去首义文化广场,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。我会告诉她,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有多少人抛头颅、洒热血……女儿不一定能完全听懂,可从她的眼睛里,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。

由于工作岗位变动,我离家更远了。一次,女儿悄悄地对爱人说:“妈妈,我有一个秘密不能告诉别人——我想爸爸!”当爱人将这件事打电话告诉我时,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,内疚和幸福一起涌上来。

我暗暗下决心,一定要给女儿一个惊喜。机会很快就来了——女儿的学校要开运动会,恰巧有一个亲子项目。于是,我决定回家陪女儿参加运动会。运动会前一晚,我赶回家,打开门的那一刻,女儿惊喜地跳起来,开心地喊着:“爸爸回来啦,爸爸回来啦!可以陪我一起参加运动会啦!”

2018年,我接到女儿暑假来部队探望我的消息,兴奋得一宿没睡着,脑中一遍遍地想象与女儿见面的场景。但真正见面时,女儿却害羞地躲到她妈妈的身后,巨大的反差让我不知所措。我心中暗想:一定要消除我们父女间的“隔阂”,让她过一个有意思、有意义的暑假。

那天,我领着爱人和女儿回家属区。走着走着,女儿不见了。回头找她,原来,她被战士翻越障碍、武装攀登的场景吸引住了。

“爸爸,我也想试试!”女儿的话,打破了我们之间因许久未见而带来的陌生感。

看女儿很有兴致,我领着女儿来到障碍旁。她鼓起勇气,没一会儿便顺利钻过矮墙洞孔,兴奋得手舞足蹈。接着,女儿又跑到攀登楼下,抓住绳子就想往上爬,但多次尝试还是没有成功。女儿非常沮丧,坐在了地上。我把她揽进怀里,安慰她:“孩子,叔叔们的成功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,慢慢来,将来你也一定能行!”整个暑假,叠被子、站军姿、敬军礼、跑步……我一有时间就陪女儿练习。一个暑假,她变成了一个“小女兵”。

回想与女儿在一起的点点滴滴,每一次的陪伴虽然短暂,但我都希望能给她多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,多尽一些父亲应尽的责任,多留下一些她今后人生受益的“养分”。

爱人常说:“对孩子的培养,任重道远。”我也会尽力培养好她,让她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

